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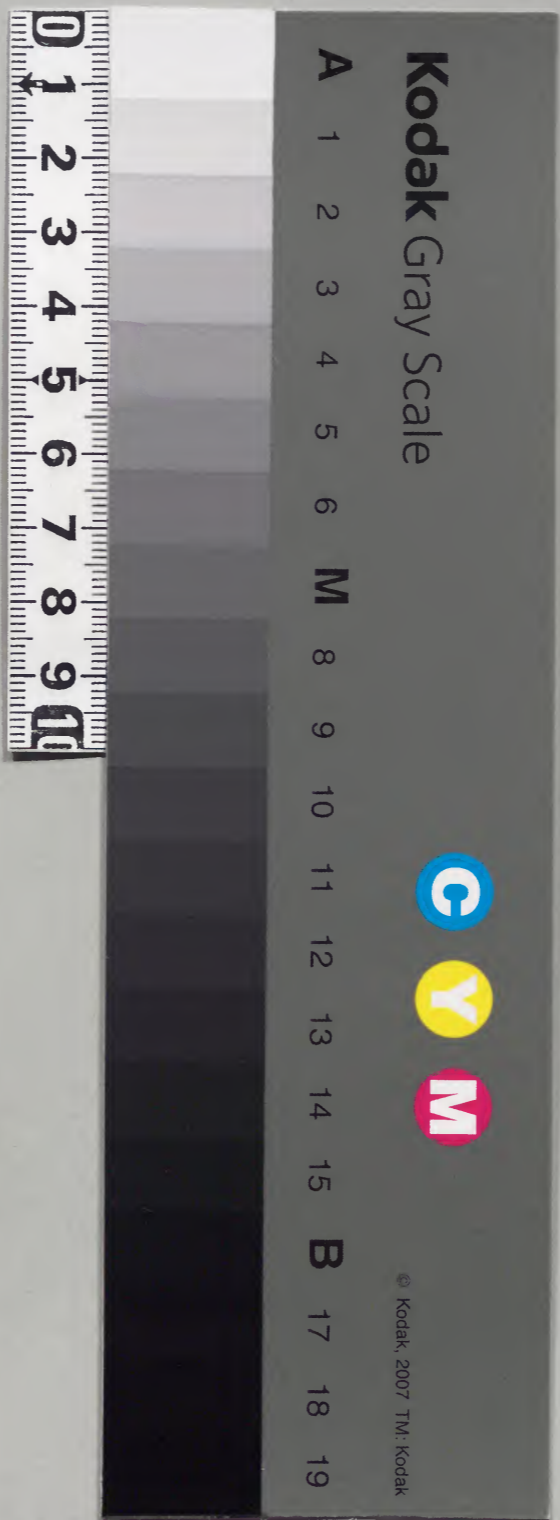
官  
通鑑答問

卷五

漢書門類	四	九	一	二	五	六	九	冊架
------	---	---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類	四	〇	一	五	二	冊架	九	七	函
------	-----	---	---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12
冊數	5 ( 5 )	
函號	297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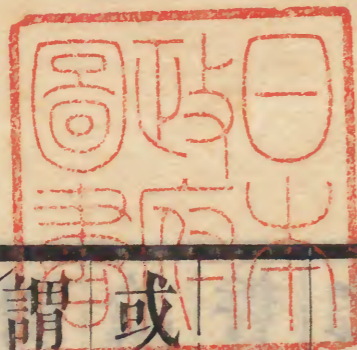
通鑑答問卷五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昭帝

遣使祠鳳皇于東海

或問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知孝昭祠鳳皇可謂知乎曰鳳皇在少皞氏見于傳在舜載于書在成王詠于詩未聞以為瑞而夸耀之也漢史書鳳皇自孝昭始帝在位三年矣有星孛于東方未聞其戒懼也冬無冰未聞其銷弭也星又孛于西北未聞其脩



省也黃鵠下建章而公卿上壽鳳皇集東海而遣使  
往祠春秋書菑異而不書祥瑞帝豈未之知乎成王  
幼冲嗣服祈天永命惟敬厥德畏天以自儆非恃天  
以自矜也孝昭饗國纔十三年雖曰通保傳傳孝經  
論語尙書而大臣無格心之業諸儒無陳善之助明  
哲過于成王壽考乃不逮焉其責蓋有在矣故人君  
之進德人臣之輔治不可以無學

詔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

或聞賢良文學與公卿共議自此始歟曰公議之屈

伸世道之否泰繫焉公議達于上則爲泰公議鬱于  
下則爲否盤庚命衆悉至于庭無敢伏小人之攸箴  
周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士傳言庶人謗  
皆有言責此聖王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漢之有議猶  
爲近古自高帝十二年始詔諸侯王議其後丞相列  
侯宗室大臣吏二千石下及博士議郎皆得預議若  
賢良文學之士登進在庭與丞相御史辨難蓋自始  
元六年始孝昭初政所問者民之疾苦教化之要可  
謂知所先務矣當時民之疾苦莫甚於聚斂教化之

要莫急於仁義賢良唐生文學萬生之徒六十餘人對以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漢朝公卿少知治體庶乎弛苛征以瘳民瘼開義路以厚民俗而車丞相括囊持祿桑大夫放利怙權讜言私說如柄鑿之難入佩劍之相笑雖罷榷酷以塞責而鹽鐵均輸之法未之有改千秋弘羊不足責也任是責者非霍將軍乎易之剝始於下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弘羊剝下之蠹極矣小人剝廬誅戮及之以利爲利菑害並至大學之戒深矣

賢良文學之言不行於始元而論議垂不朽誦之猶使人興起一時之屈千載之伸故曰公議與天地相終始

大將軍霍光刑罰嚴

或問霍光輔少主不行寬大之政而務爲嚴刻其不學之蔽歟曰寬則得衆嚴刑非所以爲治也武帝之罔嘗密矣而姦軌不勝守成之君方在冲孺當迪之以仁厚不宜導之以刑罰燕蓋上官之誅有風霆而無雨露一桑遷之逋竄匿者以赦除罪而廷尉少府

左馮翊皆坐重瀆杜延年奏記謂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則持刑之嚴可見矣伊尹誥太甲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周公戒成王曰其勿誤于庶獄光居伊周之任不以伊周之心爲心何以養君德壽國脉乎昌邑之廢誅其羣臣二百餘人光之忮心若此所以殄厥世也且光擢用安世延年抑以張湯杜周之子歟二人寬和能益厥父之愆張杜有後霍氏殲焉寬嚴之報時乃天道可不謹哉

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

或問呂成公謂大哉延年之奏也夷齊之後一人而已然則霍光非歟曰君臣之典敘於天萬世不可易也伊尹放太甲而孟子謂有伊尹之志則可霍光廢昌邑君子亦曰有霍光之志則可無伊霍之志則視君不如奕棋者肆其罔極君臣之大倫斃矣光以大義黜昏立明公於天下非私意也忠於社稷無邪心也延年猶言其罪而朝廷加肅大將軍之威屈於一御史立萬世名義之大閑亦夷齊扣馬之心焉權臣反易天常若魏司馬師廢齊王吳孫綝廢會稽王蓋

以光爲口實而范粲桓彝守死無貳正君臣之分以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庶有懼乎以此坊民王彪之於海西之廢乃取霍光傳定禮儀以黨賊温聞粲彝之風亦少愧哉沙隨程氏曰延年女羅紉爲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爲嫌然此不足以疵延年也延年之弟彭祖學春秋延年爲古人之所難其講聞聖經之義歟

蔡義爲丞相

或曰宰相任天下之重必選天下之望自大將軍光

持國柄丞相取充位田千秋謹厚自守猶曰武帝所命也繼以王訢錄錄無聞若楊敞蔡義皆給事大將軍莫府者相乎相乎媮合苟容而已乎曰漢相之輕久矣權在近臣則公孫弘受其詰難權在九卿則石慶無所關決若公孫賀涕泣不受印綬全身免戾者鮮矣鼎足之折良腓之隨何有乎經綸之業霍氏之盛太阿在手百官事其奴隸視丞相亡如也論相人主之職而爲大將軍之私臣訢敞義之徒如脂如韋如河中木汎汎東西徒曰易制云爾其後宦者弄權

則如玄成如衡外戚擅國則如禹如光竊相之名備  
負尸祿紀綱之壞威福之移曰非我責也漢以是亂  
亡迨及東都鄙夫患失師師非度鄧彪之附竇胡廣  
之媚梁捧土揭木寘諸百官之上不耻也其失在將  
相之權分噫三代政出於一而將即相之任兩漢政  
出於二而相爲將之役以霍光之忠猶不免於專亦  
可歎夫

宣帝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

或曰光之歸政其有明農之志歟帝之謙讓其有公  
無困我之誠歟曰秦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  
亡此大臣事君之法也霍光克果斷而無含容遺遐  
遠而昵朋比非決於退者也廢賀立宣可謂馮河之  
勇吏民當見露索挾持蕭望之不從遂棄不用包荒  
之量安在儒生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其能不遐  
遺乎子及兄孫爲中郎將領胡越兵兩壻爲東西宮  
衛尉兵柄萃於一家謂之朋亡可乎光果欲歸政鑒  
穰侯之覆轍追子房之高風避權遠勢翩然引去子

孫嫺戚悉解宿衛庶可免於陰盛亢陽之疑而光不能也帝自在民間聞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今也謙讓不受以優禮之諸事關白以尊崇之帝之疑忌益甚矣各權以養威邪謀以速禍此光所以墜厥宗也然帝亦有過焉鄭莊長叔段之惡祭仲言之不聽公子呂子封言之不聽帝亦縱霍氏之驕張敞言之不納徐福言之不納非愛之也梅子真云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嘗謂光為不智宜帝為不仁

夏侯勝曰武帝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或問廟樂之制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漢高帝為太祖若周之后稷孝文為太宗若周之文王孝宣又尊孝武為世宗若周之武王其樂舞則高廟曰武德孝文廟曰昭德孝武廟曰盛德此其制也然則夏侯勝何以謂武帝無德澤於民曰宗必有德武帝却戎狄闢疆宇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故曰無德澤也漢法雖嚴而昌

通鑑卷之四  
卷五  
七



言讜論之臣凜凜不可奪勝可謂直矣。自唐而後繼體之君未有不稱宗不以德也。增七廟爲九廟而親盡迭毀之禮廢。諸儒之議豈有如勝者乎。前輩謂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嚴延年以不道劾大將軍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謚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所不能及我思古人誰其嗣之。

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

或曰魏相陳春秋世卿之戒欲損奪霍氏之權其慮遠矣乃因許伯奏封事何歟曰在易之姤一陰始生

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能制羸豕躡躅之孚聖人是以有繫于金柅之戒魏相學易者也柄臣之孽未除外戚之萌將長正學以言何患不從昔商鞅因景監而趙良寒心以相之賢而詭遇求獲其能引君當道乎既因許伯奏封事復因之白去副封及上書諫擊匈奴又曰顧與平昌樂昌平恩侯詳議急於行其言而不由其道遇主于卷而明夷入于左腹異日之憂方大也漢之禍成於外戚誰生厲階非相之責歟孔孟濟時之志切矣謂媚竈獲罪於天枉尺直尋不可爲

益進以正可以正邦。若相之所行可謂正乎。宣帝號為樞機周密。而威福之柄潛移於外戚。許伯白使弟舜監護太子家。帝聞疏廣之對。而相謝以非臣等所能及。則相不敢違許伯矣。黃霸為相。薦史高可太尉。詔責以越職。則霸亦欲附史高矣。戚黨重而相權輕。履霜於宣。堅冰於成。非一朝一夕之故。魏相不能救其源。劉向梅福猶欲遏其流。何異一簣之障江河哉。

五日一聽事

或曰五日一聽事。昉於此歟。曰周官師氏注云。王日

視朝於路寢門外。司士注云。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一日二日萬幾。不可斯須怠也。古者昧爽不顯。坐以待旦。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絜。奉粢盛不敢一息自暇自逸。五日一見公卿。其不曠天工。違時幾乎。此漢制之不如古也。自武帝遊宴後庭。諸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迨宣帝時。中書令僕弘恭石顯始用事。公卿之進見益疏。奄寺之委任益親。自是賢臣遠而近習熾。傅曰。一

日不朝其間容刀蕭周困於弘石豈非宣帝開基之失歟厲精爲治若可喜也昏祿靡共君子懼焉戚宦締黨以陷正人厥後宦官退而外戚專漢之亡也忽焉泰之九三有艱貞之戒魏相言易陰陽亦知平陂往復之幾乎是故以日視朝親君子之時多親近習之時少世道可常泰也

太守吏民之本變易則下不安

或曰吏治必久而後成歟曰文中子見牧守屢易謂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三代之興邦家有社

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蓋自秦罷侯置守漢興郡國參錯曹參相齊九年田叔守漢中十餘年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武帝時司隸部刺史察劾漸苛然汲黯治淮陽猶十歲宣帝懲數易之弊張敞爲京兆九歲黃霸爲潁川八年龔遂爲渤海數年王成以異等賜爵增秩朱邑以治行入爲列卿蕭望之自平原爲少府復試三輔趙廣漢於京兆尹翁歸於扶風

韓延壽於馮翊滿歲然後爲真其良民吏有章効事留中會赦壹解有尊重難危之勢無威權素奪之憂循吏傳六人其四人在宣帝之世斯久任之效也不寧唯是魏相爲丞相九年丙吉爲御史大夫八年任三公如此其久杜延年爲太僕十五年于定國爲廷尉十七年任九卿如此其久是以綜核名實考試功能皆得以盡其才稱其職矧郡國守相豈有單辭轉易送迎煩費者哉子產爲政三年而民誦子路冉有比及三年可使有勇足民速成不若美成治道無以

易此

置廷尉平

或曰路溫舒傳宣帝初卽位上書言尙德緩刑通鑑載於地節三年何歟曰溫舒之書曰初登至尊蓋在卽位之初刑法志云宣帝卽位溫舒上疏上深愍焉廼下詔置廷平帝紀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故通鑑載溫舒上書於是年也或曰志云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攷之百官表于定國地節元年爲廷尉非置廷平之年也黃霸傳云

宣帝卽位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通鑑載於本始元年皆與志異何歟曰定國爲廷尉已三年霸爲正不爲平此志之誤也曰志云孝武禁罔寢密宣帝自在閭閻知其若此黃霸傳云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幼霍光秉政上官桀等作亂光旣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郡下繇是俗吏上嚴酷以爲能宣帝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然則秦有十失其一尙存非獨武帝之過亦霍光之過歟曰政有因有革武帝用法之深霍光因而不革繩下益峻不可謂知時務

之要宣帝好觀申子君臣篇所用多文法吏忠厚之澤斬焉志謂獄刑號爲平矣號云者名然而實否也霍光不務德教而務刑罰旣失於前重以魏相之嚴毅趙廣漢之誅相實爲之能稱上意不能正君心大臣輔德之責未盡乃取文王之罔攸兼者而躬聽之此鄭昌所謂理其末也以刑名繩下以法律爲詩書帝之治體可見精神雖強元氣已索不待優游不斷之主而漢業之衰已兆矣然則正其本當何如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謂能省刑

本鄭昌乃以刪定律令爲先抑末矣

減天下鹽賈

或曰鹽賈之貴其始於東郭孔桑歟曰管子海王之篇計口賦鹽渠展之煮得成金萬觔景公設祈望之守燕有遼東之煮非始於漢也漢膠東魯國食鹽取給鄰郡猶未竭利盡取也東南負海之郡唯會稽之海鹽置官猶有遺利在民也至是減其賈以便民食其後平當言勃海鹽池且勿禁以救民急猶以卹民爲先不顯於裕國也漢之鹽賈史策不書唐天寶至

德間每斗十錢乾元元年第五琦加百錢貞元四年江淮斗增二百爲錢二百一十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斗爲錢二百七十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順宗減江淮鹽價斗二百五十河中兩池斗錢二百然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其法視漢益密矣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周官鹽人所掌共祭祀賓客膳羞而已無與於民食也漢文之弛山澤不得見地節之詔其有仁民之心乎

宋疇議鳳皇貶

或曰元康元年之詔始言嘉瑞帝之驕色見矣宋疇議鳳皇未至京師不足美其至也可以爲美歟曰自疇之貶箴諫塞而諛悅勝爭言祥瑞以中其欲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集京師者二集長樂宮東闕者一非果有德以致之也帝號爲核名實黃霸議以鸚雀爲神雀無異野鳥之爲鸞上之所好欺僞從之潁川之鳳蓋可知矣樂緯云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章帝未鳳皇百四十九見何敝以爲羽孽然則耀異物以文太平直臣之所懼何足美哉動色於

小康拂耳於忠告敝戒無虞寅畏自度之言蔑聞也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鷄之神此豈諫臣之職乎蕭望之奏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亦坐左遷是以災異爲諱也奏水旱風雨之變一魏相而止耳夫瑞不干物于其人蓋寬饒不容二疏王吉引去鴻鵠高翔遠爵羅於九霄之表鳳兮鳳兮其肯覽德輝而下來乎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或曰趙充國謂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置屬國以處降羌一時之利後世之害段熲曰先零作寇充國

徙令居內始服終叛至今爲鯁西羌之患橫流於東漢至晉而滔天矣充國徙羌其可爲後法乎曰以地理志攷之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始置今蘭會湟鄯河州積石軍之地自武帝西逐諸羌渡河湟築令居塞置護羌校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神爵二年金城置破羌允街二縣蓋處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南而漢地在湟河之北謂之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朝置都尉以主降者然羌之爲患非自屬國始也自王莽末西羌寇邊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建

武中隴西太守馬援破先零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永平中竇固馬武擊滇吾降之徙置三輔時建都河洛關中空虛於是羌虜始熾陸梁涼雍蹂躪涇隴來如風雨去如絕弦段熲奮熊羆之勇殄殲無遺育寇難畧定漢祚亦衰西晉之亂姚氏之羌種居扶風遂與胡羯並據中華其失自東漢徙於三輔始或以充國遷先零內地爲非又謂得之於屯田失之於屬國不知金城非內地也不得不爲充國辯

蓋寬饒奏封事



或曰寬饒之直似汲黯孝武能容黯而孝宣不容寬饒何歟曰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忠諫之士不難於萬乘之君而難於惟闡之臣劉陶死於漢孟昭圖死於唐皆庸闇之主也孝宣之英明而仇直言戮正士無異於庸闇寬饒非忤孝宣也忤恭顯也二豎以明習法令典樞機駸駸竊福威之柄寬饒刑餘周召法律詩書之語切中膏肓二豎所深忌執金吾之議朋姦迷國者也寬饒旣不免而殺蕭望之張猛京房之兆已形矣詩曰如彼

雨雪先集維霰二疏王吉見幾而作懼昏祿之禍也先王求哲人以輔後嗣昭令德以示子孫孝宣學毅梁春秋而違不近刑人之戒自謂雜霸道而齊桓寵之失躬自蹈之豈所以垂裕後昆乎戰國之維之說謂便辟左右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刑餘之在斯日月之光者歟太玄曰月闕其搏不如開曰明始退也孝宣之治如旣望之月其明猶在相位而無正君之學惜哉

丙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上稱吉爲知人

或曰丙吉薦延年定國可謂知人矣萬年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然則吉悅萬年之佞而薦之焉得爲知人曰孔子云遠佞人甚矣佞人之難遠也魏勃之掃門而曹參賢之張湯之造請不避寒暑而公孫弘稱之躁競者入青雲恬靖者委泥塗風俗日壞世道益以汙濁故

佞人之惑與鄭聲同非剛明之賢孰能遠之蓋司隸無許史之屬則罹大戮陳萬年有許史之援則列三公孝宣之政大畧可睹丙吉號爲賢相猶受巧媚而樂趨附若蕭望之以禮節倨慢之憾不能如祁奚之稱解狐也吉尙得爲知人乎哉唐張九齡亦名相也喜蕭誠之軟美而憚嚴挺之之苦勁况不如九齡者乎堯舜畏巧言難任人周公戒成王勿以儉人懼其易溺也陳萬年諂丙吉而竊高位垂沒又以教其子是佞人之根滋蔓無窮末流波蕩爲孔光之諂董賢

王莽而漢鼎遂移故曰佞人殆  
或曰荀悅謂蕭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然則丞相御史之議是歟曰春秋公會戎于潛胡文定公傳曰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其禮不可行也以羗胡而居塞內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荀悅之論合乎春秋矣或曰甘露三年呼韓邪來朝龍

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漢之極盛也時王政君已在太子宮是歲成帝生漢之亡始於此其消息盈虛之運歟曰否之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大傳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故盛之極衰之萌也儆戒無虞聖人謹焉齊桓公七年始霸會諸侯于鄆十四年陳完自陳來奔篡齊者已在齊矣渭橋之謁人皆以為漢喜甲館畫堂實兆新都可不懼哉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晉范文子欲釋楚以爲外懼。蕭魚之會，魏絳有居安思危之規。漢廷無直言骨鯁之臣，玩其所喜，忽其所懼。漢之憂不在匈奴而在宮闈，不知苞桑之戒，故也大過受之以坎。既濟終於未濟，作易者其知幾乎。

元帝

貢禹爲諫大夫言節儉

或曰文帝以節儉而昌，元帝以節儉而衰，儉不足尙歟。曰君道有要，辨君子小人而已。甚矣元帝之似唐文宗也。劉蕡對策曰：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

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蕡之言所以規文宗也。元帝所以失操柄者，史高秉政於外，恭顯竊權於中，戚宦締從，讒邪用事。此宣帝授任之失，國柄不歸於忠賢。元帝不知君子小人之辨，善善不能保，而君子之道消，惡惡不能去，而小人之道長，細行之脩飾庶事之紛更，何取焉。君德剛則明，柔則闇。史謂元帝優游不斷，劉更生亦云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所謂不斷者，史高恭顯如山。

之難拔也。殺望之猛黜堪更生。何其果斷也。當斷不  
斷。不當斷而斷。同歸于亂。無剛明之資。有柔闇之累。  
焉。往而不悖哉。司馬公譏貢禹不能責難補短。禹也。  
患失之鄙夫也。石顯既殺望之。恐學士姍已。乃致意  
於禹。深自結納。自九卿至御史大夫。顯之薦也。主瘠  
環為無義無命。使刑臣禮於士。臧堅羞之。禹比之匪  
人名節掃地。饗榮一時。遺臭千載。尚何望其責難哉。  
宋璟不與思勗交。言李鄴耻為承瓘薦。引視貢禹。猶  
糞土也。

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

或曰。文帝初立。明習國家事。朝而問丞相。一歲決獄  
幾何。元帝乃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何其闇歟。曰。古  
之教太子。必講明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體用一貫。本末一理。始於格物致知。非尋章擿句而  
已。漢世輔翼亡具。智囊為家令。所親非端士。博望延  
賓客。所習非正道。元帝之傳可稱者。疏廣受蕭望之  
三人。十二通論語孝經。又七年授論語禮服。非不好  
儒也。而君道政體未之講也。柔仁之性。發強不足。善

忘之疾神采益昏。王褒等之虞侍朝夕讀誦奇文未嘗積思經訓也。喜甘泉洞簫頌不過瑀篆小技未嘗屬耳規諫也。宣帝家庭訓告謂俗儒不達時宜未嘗選真儒以開導其未至也。一旦嗣服忠良儉邪雜糅混殺冥然莫知所寄。閹寺弄權玩之掌股。周公戒成王曰其勿誤于庶獄矧大臣之受辱其可誤哉。然豈獨元帝之過。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此非宣帝之責乎。望之堪更生同心輔政恭顯誣爲朋黨繫之免之視如草芥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黨自古小人之害君

子未聞加以朋黨之名也。爲此說自恭顯始。善類盡去。人主孤立。一言喪邦。千載流禍。自漢迄唐。空其國無君子。淪胥以亡。朋黨之說實啓之。噫非乾剛夬決孰能扶正論破姦言哉。

蕭望之

或問蕭望之知元帝不可與有爲而輔之不能去邪臣而受其禍其失焉在。曰晉文公問胥臣欲使陽處父傅太子讜。胥臣曰是在讜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可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春秋書晉

殺其大夫陽處父。傳曰：君漏言也。上泄則下聞，下聞則上聾。且聞且聾，無以相通。夫陽處父之剛而使之，傅太子，其後言中軍易帥，而襄公泄之。處父所以召殘賊之禍，春秋書襄公殺之，失身害成。君臣皆有責焉。望之剛似處父，免御史大夫為太子傅，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太子名為好儒，而絲竹鼓鼙之好已蕩其心，未嘗聞大道，至論以變其氣質，柔不能強，愚不能明也。望之有愧於疏廣之見幾矣。作其即位無能，改於其德，未知臧否，未別忠邪，而遽白罷中書宦官，謀

踈機淺，以蹈處父之禍。帝於召致廷尉，猶不省望之。子伋乃上書訟前事。古之人量而後入信，而後諫，納約自牖，因其明而導之也。不明者可與言哉。望之既解印綬，蓋亦超然高舉待君之一寤也。刑餘為周召，自宣帝時典樞機，其植根固，大臣充位已久，欲亟圖之難矣。在易之豫，以九四剛陽之臣承六五柔弱之君，是為危疑之地。聖人處之之道曰：勿疑朋盍簪。惟至誠求助而已。望之使子上書，非誠也。同心惟堪更生二人，其助寡矣。焉能有濟乎。雖然，望之正色立於

朝不與邪臣並處庶幾古大臣之節矣  
或曰元帝之世政在中書宦官丞相具臣也言者以  
災害歸咎大臣何歟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  
得其職當去其位居其位不當諉其責于定國爲相  
九年矣脂韋苟容於史高恭顯之間師傅之死忠賢  
之逐無所諫正陰陽錯謬黎庶流離非大臣之責而  
誰責乎然而典樞機之臣公議全涌福威在手眎君  
若委裘帝不之悟而獨以詔條責大臣何明於此而

闇於彼乎定國受責而不知退及春霜夏寒日青無  
光復以詔條責而後自劾不亦晚乎蓋石顯以定國  
易制使之尸相位當時奄寺之勢如燎方揚惟頓顙  
無恥可以久居鼎軸之任不得已而去安車駟馬寵  
光赫奕以爲具臣之勸信乎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  
禍也定國爲廷尉趙蓋韓楊之死不能如張釋之守  
法力爭其患失有素相業不競於斯見矣雖然咸股  
之隨可吝過涉之凶無咎爲定國而幸未若爲蕭望  
之而不幸也定國如石慶望之如汲黯漢相若慶定



國雖累千百無繫於治亂若黯望之皆社稷之衛風節凜凜千載有生氣彼相何足數哉

諸葛豐 賈捐之

或曰諸葛豐數稱周堪張猛之美又上書告堪猛罪賈捐之數短石顯又為薦顯奏稱譽其美何其無特操歟曰孔子曰張也慾焉得剛諸葛豐以之孟子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賈捐之以之蓋剛必養之以學才必持之以德豐名為特立剛直劾外屬許章似不畏彊禦然於堪猛昔譽今毀則失其操守矣捐

之下筆言語妙天下議棄珠厓有乃祖餘風然於石顯乍佞乍賢則沒於權利矣豐之過小捐之之過大當斯時也邪正雜糅忠讒並進二臣以好惡之私亂是非之實厥罪惟鈞是故君子小人之分為君為臣皆不可以不明辨在楚則烏可鵠矣在秦則鹿為馬矣真偽未易覈也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惟至明而已堪猛之忠石顯之邪不待明者而後知三臣反易白黑聾瞽其君元帝心昏耳目塞退堪猛若墜之淵石顯終其身不去以忠為邪

以邪爲忠日中見沫明夷入于左腹未之或知也虞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舉十六相去四凶天命天討之公也元帝若能知是雖百豐捐之其能蔽乎

石顯筦尙書尙書五人皆其黨

或問中書樞機之任尙書喉舌之官漢皆用官者何以清治原通下情歟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夫官名不正則萬事不得其正君心不正而能正朝廷百官者未之有也古者天子左右之臣罔匪吉士不以檢人間

之閣寺統于冢宰奄之位止於上士內臣不敢撓外朝私昵不敢于公議此聖王所以紀綱正而天下定也自漢武游宴內庭始命宦者典事尙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宣帝時恭顯因以擅權中書在周爲內史尙書在虞爲納言其職至重而漢之用人至輕以閹闔埽除之隸鯁弄朝綱賊害諫輔威柄旁落而不悟危亂已形而不知至元帝極矣周堪領尙書事古之常伯也乃因石顯奏事堪默默不去固未識行藏之誼然武宣之敝化未改太阿之倒持難收堪亦

未如之何。蕭望之猶不能正。况堪乎。自時厥後。宦職益繁。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更用士人。東漢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尚書爲政本矣。中書自成帝改爲中謁者令。魏曰中書監令。權寵翕赫。而政自中書出矣。逮唐則中書尚書兩令並爲上相。原其建官之初。皆漢宦者爲之。名之不正。莫甚焉。元魏侍中最重。而政在門下。其後列爲三省。雖然。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必自正君心始。

京房

或曰京房學易而不知浚恒貞凶之戒。其未達易之理歟。曰邵子有言。夫易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闔。渾然無迹。又曰聖人重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宦官之用事。在宣帝時爲一陰之妬。當防而不防。至元帝時爲五陰之剝。小人長君子消。不利有攸往。而京房猶欲救之。房之學長於易之災變。得其數而不明其理。一旦欲去望之。堪猛所不能去之疾。其始召見也。奏考功課吏法。可以遏惡揚善。否

乎。不量其君之不明，而求其說之必行，且石顯氣燄已成，生殺在手，視元帝之庸闇，如木偶在偃師之堂。握雲霓來御，日月無光，猶曰蒙氣之不解，何見之晚也。元帝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本心之明未泯，謂房曰：「已論非不知其姦也，顯入左腹，益深，房以過涉滅頂，何歟？」曰：「帝非不欲去顯也，不可去也。陰凝冰堅，根深黨盛，如穴墉之狐，不可灌，傳咽之癭，不可割，不防之於未然，至是難復制矣。臣不密則失身，房乃漏言於傾巧之張博，而外交淮陽，其能免正先之既乎？聖

賢非無救時行道之心，舍之則藏，不遇則去。在遜則小利貞，不能大正也。在晉則罔孚，裕無咎，不求必信也。房疾邪而欲大正之，罔孚而不寬裕自守，焉得為知易。

匡衡

或曰：西漢諸儒自董仲舒之後，唯匡衡之言純正，溫雅然而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與張禹、孔光無異，何歟？曰：脩辭立其誠，聽其言而觀其行，辭與誠一言與行一，謂之君子。董仲舒所以度越諸子者，正諳不謀。

利明道不計功也。匡衡因史高之薦而登於朝。親遠臣以其所主始進。不以正緣飾經術。溢于文辭。不足觀已。衡雖善說詩。其視轅固申公之守儒。猶荃茅之殊也。衡之言曰。治天下者。審所上。又曰。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皆儒者之至論。若別白忠邪。無片言之及。元帝之失在於無斷。亦不切劘箴。傲以格其非。傳謂畏石顯不敢失其意。王尊劾以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則焉用彼相乎。噫。木彊之絳侯。能折諸呂之難。少文之王陵。能守

言疏良本

白馬之約。無術學之申屠嘉。能摧抑美臣之慢。若儒者之得政。自公孫弘。蔡義。韋賢。玄成。及衡。禹光之徒。口道先王語。以媒爵位。為具臣。為盜儒。是經自經人。自人學。問議論。與操履。判然為一物也。漢之政。始自宦者出。終自外戚出。安得真儒而用之哉。

初明道不計功...  
 臣以其所下...  
 臣已嘗...  
 明道所...  
 官本出...  
 自人...  
 口...  
 答...

通鑑答問卷第五 終

文化三年刊

官版見本

